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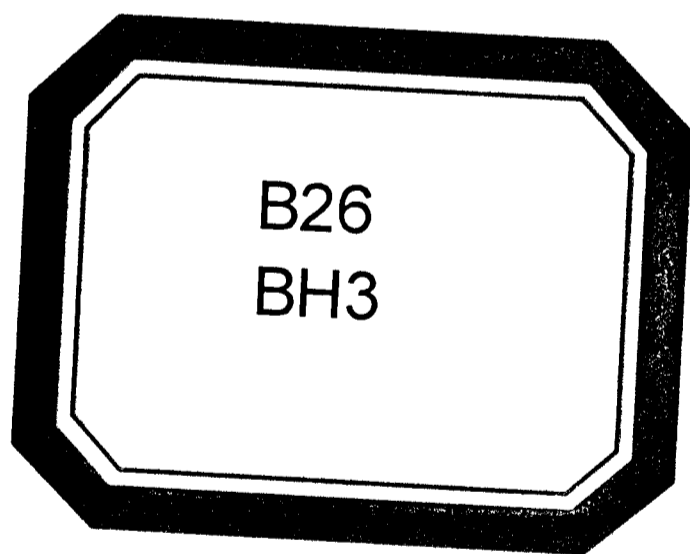


胡適之先生晚年後話錄

胡頌平·編著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

胡頌平·編著



序

孔子曾說，「有德者必有言」。這所謂言，是指有益於世道人心的話，並不是只以口才稱的。言爲心聲；有德的人所發的心聲，自然是有益於世道人心的。有德的人固可尊敬，而他的言論自亦極足寶貴。

胡適之先生的一生，從我們民族文化的觀點講，可以說是社會中一位最偉大的引導者。無論在學術上、教育上或政治上，他的主張或提倡的，全都是平正通達，並且可以使我們民族有盛德日新的氣象的。他所遺留下來的著作，可以說是我們民族文化史最珍貴的材料。

有許多尊敬胡先生的人士，對胡先生於中年以後專事考據的工作，以爲胡先生在學術上雖臻崇高的地位，但他似乎把目前的社會忘却了。這可說是過慮。我們知道，胡先生對於社會文化進步的關心，和對於他自己在學問上進步的關心一樣。他決不會因專心學問而不希望我們的社會有更好的文化的！

現在胡君頌平這本「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的出版，非特可以使許多尊敬胡先生的人得多知道胡先生晚年的言論，且亦可以消除不必要的過慮。這是我們留心文化史的人所最喜悅的事。

十九世紀中葉，德國愛克爾曼寫了一本「歌德談話錄」；德國哲學家尼采以爲是德國第一本書。我自審才不及尼采，不敢作這等大言。但我想，頌平這書，和愛克爾曼的書實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一、中國的胡適和德國的歌德，才性雖不完全相同，但各人對於國家文化的影響則極相似。二、這兩個談話錄所記的都是他們二人晚年的談話。三、頌平對於胡先生，和愛克爾曼對於歌德，非特身分關係很相同，即相互的信任亦相同。如果從愛克爾曼所記的談話錄可以看出歌德老年時的智慧，無疑的從頌平所記的談話錄，亦可以看出胡先生老年時的智慧。這一點是我充滿信心的。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毛子水謹序

目錄

序	……	(一)
民國四十七年	……	一
民國四十八年	……	七
民國四十九年	……	四一
民國五十年	……	一〇七
民國五十一年	……	二七九
後記	……	三一九

民國四十七年

十二月五日（星期五）

今天先生出示「齊白石年譜」一冊，預備借給齊白石的女兒齊良憐看的。先生翻開序文中的一小段，是用紅色筆抹去了的，但仍還可以看得出，原文是：

如他說：『吾居星塘老屋，竈内生蛙，始事於畫。』

『竈内生蛙』四個字豈是古文駢文家想得到的！

先生問胡頌平：「『竈内生蛙』是什麼時代的話？」頌平說：「好像是秦漢以前的故事？」先生說：「這句話在「國策」「國語」裏都有的¹，你們教國文的真要特別注意，一個不留神就會鬧笑話的。所以我把這幾句話都抹去了。」

先生又說：「齊白石的年齡是九十五歲，不是九十七歲，他聽了長沙舒貽上的算命，用『瞞

¹ 「國策」「趙」有「白竈生龜」；「國語」十五「晉語」有「沈竈產龜」的話。

天過海法』，跳過了兩歲。」

十二月十日（星期三）

下午一時一刻，先生到松山機場去接馬歇爾史東夫婦（美國數學家，加州大學教授）。回來之後，在盥洗室洗臉。頌平的辦公室是經過盥洗室的門口的，先生看見頌平，突然問起大法官的人數（十三人），接着說：「這麼多的大法官，除掉史尚寬一個人認識外，其餘諸人的名字，連我也不知道。這些大法官是否當過法官？大法官是解釋憲法的，多麼重要！在美國，始終只有九位大法官，都是法學的權威。我們的人數也太多些。」

晚七時，借同志會歡宴馬歇爾史東夫婦等。六時二十分，先生到了同志會，對於餐廳電爐的擺法，座位的排定，也都注意到。在車上，先生談起凡是到一個地方去，終要先到的好。留好充分的時間，以免途中可能發生的阻礙。如果時間算得太緊，一有意外的事情就來不及了。如紐約到機場需要一小時的汽車，我總是在一小時半的時間就動身，那麼到後過磅，查驗護照等等手續就很從容了。外國人有句成語：「潮水與時間是不等人的。」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二）

先生今早對胡頌平說：「大陸來歸的藝人李湘芬，前回請我題詞，我已當面答應她，還是給她寫幾個字吧。杜勒斯說的『自由是有吸力的磁石』這句話可以寫給她，獎勵她的奔向自由。」

下午五時許，先生拿着剛為吳相湘的一個長卷題的跋文，走進胡頌平的辦公室來談談。怎麼談起十七、八年前在美國去看從前康乃爾大學的史學老師伯爾先生（Prof. George Lincoln

Burr)的一個故事，說：「那天伯爾先生和我談了一天的話，我至今還沒有忘記。他說：『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Toleranc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reedom)。其實容忍就是自由：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我自己也有『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的感想。」頌平聽了很感動，請求先生把這句話寫給他，先生答應了，就在頌平的工作桌上，拿了一張已經截去一小半的宣紙信箋來寫。快要寫好時，頌平又請求先生寫上明天(十七日)的日期，更有紀念的意義，先生也照寫了。這時王志維也進來了，先生笑着對他說：「志維，頌平敲我的竹槓，要我寫字。」我們大家都笑了。(胡頌平「適之先生寫字的故事」，「文星」第五十八期)。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三)

六點半，出席中央研究院同人的慶祝宴會。先生即席講了一個笑話。大要是：

剛才董作賓先生將本人的生日和內人的生日作了一個考證，說我是肖兔的，內人肖虎，當然兔子見了老虎就要怕。他這個考證，使我想起一個笑話：

記得抗戰期間，我在駐美大使任內，有一位新聞記者寫了一篇關於我的報導，說我是個收藏家，一是收藏洋火盒，二是收藏榮譽學位。這篇文章當時曾給我看過，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地方，就讓他發表了。誰知這篇文章發表之後，惹出大亂子來。於是有許多人寄給我各處各式各樣的洋火盒，因此我還得對每個人寫信去道謝。後來我把我自己的洋火盒寄給一些送我洋火盒的人。誰知有一位朋友把我送的洋火盒在報上刊出來。我的洋火盒是篆字「胡適」兩字的圖章，白

底紅字的封面，於是又惹出來不少麻煩，很多讀者紛紛來信向我要洋火盒。我的收集洋火盒，並不是有特別大的興趣，只不過是我旅行到過的旅館，或宴會中的洋火盒，隨便收集一些，加上別人送給我的，在我的大使任內就積有五千多個，我留在大使館內。另外是收藏榮譽學位，也有三十多個；不過這都是人家送的，不算是我的收藏。我真正的收藏，是全世界各國怕老婆的故事。這個沒有人知道。這個很有用，的確可以說是我極豐富的收藏。世界各種文字的怕老婆故事，我都收藏了。在這個收集裏，我有一個發現，在全世界國家裏，只有三個國家是沒有怕老婆的故事，一是德國，一是日本，一是俄國。——當時俄國是我們的同盟國，所以沒有提起它，而意大利倒有很多的怕老婆故事，我預料意大利會跳出軸心國的，不到四個月，意大利真的跳出來了。現在我們從這個收藏裏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國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國家；反之，凡是沒有怕老婆故事的國家，都是獨裁的或極權的國家。

十二月廿六日（星期五）

今晚，先生有應酬，要胡頌平搭他的車子回臺北。在車上，先生談起「師門五年記」，等於替中國公學作廣告。頌平說：「姚從吾先生前幾天對我說，他也想跟先生再作幾年助教呢！」

頌平忽然想起「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兩句話來，因說孔子只有七十三歲，如果他能活到八十歲，可能會有一個另外的境界。先生便問「耳順」怎麼解？頌平說：「不是『耳聞其言，而知微旨』的說法嗎？」先生說：「從來經師對於耳順的解釋都不十分確切的。我想，還是容忍的意思。古人說的逆耳之言，到了六十歲，聽起人家的話來已有容忍的涵養，再也

沒有『逆耳』的了。還是這個意思比較接近些。」

十二月廿九日（星期一）

這幾天來，外間對於先生廿四日在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上演講¹的反應很多。見仁見智，各有不同，頌平今天和先生提起。先生笑着說：我對總統是很恭維的。現在有些人還想恢復「五五憲法」，無論如何，這部憲法比「五五憲法」高明得多。當初在胡漢民、孫科時代的立法院，立法委員只有四十九人，像王雪艇、傅秉常等都是。那時是個法制局的性質，並不是國會，現在要想回到「五五憲法」時代是不可能的了。

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二）

上午，姚從吾來訪，大概是談院士候選人提名的事。先生告訴他：「我已寫信給驕先先生了。」接着說：「做學問切不可動感情，一動感情，只看見人家的錯，就看不見自己的錯處。」今天接到侯璠的賀年片，是用先生寫的「敬賀新年」四個字翻版製成的。先生笑着說：「版權所有，侯璠已經偷了我們的版權了。」

這兩天接到一些前線士兵的來信，說是想看先生的書，但在前方買不到，也買不起；於是寄贈「胡適文存」一集及「四十自述」給他們。以後常有同樣的情形。

¹ 詳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是日條。

缺 页

民國四十八年

一月九日（星期五）

今晚，先生交給胡頌平一本「鈍夫年譜」，說：「這是我父親自編的年譜。這是鈔本，原稿留在北平。你拿去看看，非常有趣的。我預備把他印行。」頌平帶着這本年譜回家，夜裏十時許，開始來看，只覺得太老師鐵花先生那種堅苦卓絕的志行，那種求真負責絕不苟且的精神，和他的內行之篤，天性之厚的種種行誼，一口氣讀完，已是清晨兩點多了。讀後感到先生那種弘毅的德性，好像是太老師的縮影，真是「其來有自」。第二天頌平還給先生時，說已讀了一遍，非常感動。先生說：「我父親是一個怪人，不過文章寫得很好。」

一月廿三日（星期五）

下午，先生翻看一本小說「風暴十年」，翻到十一頁，裏面有「甲午戰敗，八國聯軍進北京」一句話。先生笑着說：「這位作者會編造歷史，該打手心。」

近來接到一些很潦草的信，連寫信人的姓名也認不出來。先生指示頌平說：「以後我們寫信，遇到重要的字最好要寫正字。我總覺得愛亂寫草書的人神經不太正常，往往爲了一個字，要人費時去思量，去猜想，這就是對別人的不負責任。我們隨便寫一封短信，也要對別人負責的。」

一月廿四日（星期六）

中午，留胡頌平便飯。在飯桌上，問起當年在中國公學讀書的情形。胡頌平說：「我在中公時是讀政治經濟系，所以只選過先生在暑期班開的『中國最近三百年來的幾個思想家』，又旁聽過在大禮堂上主講的『文化史』。『文化史』裏有好幾章是請別人代授的；如甲骨文字，就請鄭仰之先生講的。」先生說：「鄭仰之也是我的學生。」胡頌平又說：「先生在『中國最近三百年來的幾個思想家』裏，最後講到宋衡（又名恕，一八六二—一九一〇）的『平子芻議』。宋平子先生是我的鄉前輩，所以我特別注意。他是平陽人，我是樂清人，我們溫州人很敬佩他的思想行誼的。」可惜這本筆記於抗戰期中失掉了。

今午飯後的水果是木瓜。先生又問：「『詩經』裏『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是不是就是今天吃的木瓜？」胡頌平說：「這種木瓜好像只有南方各省才有的，臺灣也有；但『衛風』是現在河北省大名縣及河南省衛輝懷慶兩府一帶的地方。這些地方產生的木瓜，怕不是我們今天吃的這種木瓜？」先生隨手在飯桌旁邊的書架上抽出『詩經』來翻，『注』裏說是楸木，『疏』裏也說楸木瓜，酸可食，但仍不知是否就是現在的木瓜。得空時不妨查查看。後來頌平將『植物大

辭典」上記載「木瓜」的各點摘錄下來，先生看了說：這種木瓜是很小的，所以說「投」；一定不是很大的了。

一月廿六日（星期一）

胡頌平做好「四十自述」的勘誤表。先生看見「立大嫚」的「嫚」字，說：「績溪的婦女是跟孩子稱呼他人的。譬如父親哥哥的太太，我的母親跟孩子的口氣喊他伯母。伯母兩個字唸得快時便唸成「嫚」字；父親弟弟的太太叫作「嬸」。你們溫州怎樣稱呼的？」胡頌平說：「也是跟小孩稱呼的；不過把伯母兩字唸成『姆』字，嬸字還是唸『嬸』的」。先生說：「這個『嫚』字應該做個註解。」

二月十一日（星期三）

今天先生談起二次大戰初期，麥克阿瑟在菲律賓坐潛水艇逃去時，把部隊交給他的副手去投降。這個投降人以後是有功的，這點中國人還不懂。外國對俘虜是用他的軍階分別待遇的。這在中國人也是不懂的。

二月十二日（星期四）

今天給黃建中七十歲壽箋上題了下面的話：

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為吾道之光？

朱子晚年語，錄以奉祝

離明吾兄七十大壽，並賀

嫂夫人大壽。

胡適

黃建中是先生北大的學生。頌平在看先生題了朱子晚年對他的學生說的——「壁立萬仞」——這句話，真如醍醐灌頂，似有所悟。

二月廿六日（星期四）

馬逢瑞是先生很熟悉的中公學生。他這時寫信來想請先生替他介紹臺灣省物產保險公司的工作。先生看了他的信後對胡頌平說：「我是向來不替人介紹工作的。我這次到院裏來不帶一個人。從前在北大時也不會帶一個人，就是在中公當校長時，我請楊亮功當副校長，那是請他幫忙我的。那時江寶和當會計，不是我的意思，是校董會請他，丁穀音硬要他去擔任的。我現在的地位不能隨便寫信介紹工作的。我寫一封信給人家，等於壓人家，將使人家感到不方便。你和黃秉心熟悉嗎？」胡頌平說：「熟的。」先生又問：「馬逢瑞和他也熟嗎？」頌平說：「也熟悉的。」先生接着說：「那末，由你出名去寫好嗎？你可以這樣的說：『他從前在中國公學時曾經打破全國運動會長距離賽跑的紀錄。我曾經幫過他的忙，那是特別的。這個人很可靠，我也非常信任他的能幹。你可以提起我很關心他的工作的話』。你們都是前後同學，你請他設法好嗎？」於是胡頌平出名寫了一封信，先生另外給他一個介紹片子。說：「只怕端不可開。」

二月廿八日（星期六）

今天先生在臥房裏吟誦杜甫的「詠懷古跡」五首的一首。一會兒出來了，滿面笑容的對胡頌平說：「真奇怪，我少時用績溪土話唸的詩，現在也只能用土話來唸；長大時用官話唸的，才能

用官話來唸。於是談起錢牧齋的箋注杜詩最了不得。

三月二日（星期一）

先生今天清晨四時才休息。於是說起：「每天有六小時的睡眠就够。在此地，太太不在此，沒有人管我，可以放肆些；我終覺得這麼靜的夜去睡覺太可惜了，多作點工作，好玩。」

三月五日（星期四）

去年十二月六日借給齊良憐的「齊白石年譜」，她已看了寄還。附了一封信，說譜中沒有記載她的出生，補了一條¹。

先生指着齊良憐的信對頌平說：「齊良憐自己補的一條完全照我的格式，我已把它補入年譜了。她是在齊白石六十五歲時生的。齊白石要我編年譜時已是八十歲，他只把一捆一捆的材料交給我，大概是年老了，沒有想到良憐的出生，決非有意的；居然她能完全照我的格式擬好一條！」先生說到這裏，放低聲音笑着說：「這位齊老先生七十八歲還生兒子；良憐之後，還有好幾個子女呢！」

先生把他的「齊白石年譜」自校本和這本剛由齊良憐寄回的年譜，要胡頌平把這一條補上，同時用自校本再校一遍；因自校本上已經增添了一些材料，還有一些錯字也照校正。

三月十日（星期二）

¹ 參閱「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是日條。

今天先生談起：「我本來有這樣的一個計畫；在每年陽曆元旦起寫自己的年譜，到陰曆除夕時完成，可惜都不能照計畫去做。」胡頌平說：「先生在美國時用錄音的方法，現在也可用錄音繼續講下去。」先生說：「就是用錄音的方法，也總要想一想，像預備功課一樣，才能講的。現在沒有這些時間了。」

三月十六日（星期一）

今天先生談起應酬的痛苦，一次進城要費四小時，深深感到浪費時間的可惜。

先生又談起「容忍與自由」一文說：這些短文比論文難寫，足足費了幾個晚上的工夫。

三月十九日（星期四）

今晚在車上，胡頌平問：「聽說這次約旦王回宴時，有人向他敬酒，他坐着不起；這是外國的禮節嗎？」先生說：「在外國接受人家的敬酒，都是坐着接受的。這是世界普遍的禮節；只有中國人才站起來接受的。在外國，如果你站起來，人家覺得奇怪的。」頌平又問：「上次伊朗國王來時，于院長請他吃飯，有人批評。人家以為只有國家的元首才可以請他。」先生說：「那也不一定。這次辭修先生的宴請約旦國王，是以首揆的身分，不是副元首的身分。這種場合，最好不要請。」

三月二十日（星期五）

先生談起「容忍與自由」裏引用「王制」裏的話是四「殺」，但在「四十自述」裏引的「誅」字，不是「殺」字，這是當年沒有查查原書的錯誤。我們應該知道光靠記憶是靠不住的。於

是談起傅孟真的記憶真好：「他有一次在美國演講，身旁不帶一張紙，但他在黑板上把『漢書』和『史記』的『儒林傳』不同之處完全寫出來，你看他的記性多好！他也許早一晚做了苦工，第二天有意這樣表演的。」胡頌平說：「先生的記憶力也了不得。」先生說：「我的記性不好，我是靠硬記的。」

今天給浦薛鳳的姪子寫了賀婚的立軸十一個字：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先生說：久而敬之這句話，也可以作夫婦相處的格言。所謂敬，就是尊重。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尊重對方的人格。要能做到尊重對方的人格，才有永久的幸福。

三月廿二日（星期日）

今天夜裏，先生對王志維說：「有些人真聰明，可惜把聰明用得不得當，他們能夠記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談天的一句話，或是某人罵某人的一句話。我總覺他們的聰明太無聊了。人家罵我的話，我統統都記不起了，並且要把它忘記得更快更好！」

三月廿六日（星期四）

今天接到黃秉心的一封信。他因胡頌平介紹馬逢瑞的事，故信裏有「重以師命」的話，先生感到不安。於是給他復信說：「我一生不敢向朋友任職的機關介紹人，正是爲了不敢使朋友感覺爲難。馬逢瑞君能幹而誠實，此次得老兄援用，我希望他將來不會使老兄失望。」

三月三十日（星期一）

今天先生將剛寫好「注漢書的薛瓚」一文的上篇給胡頌平先看，同時指着堆滿書桌上的書籍說：「我借來這麼多的書，都是爲寫頭一段。」胡頌平問：「有沒有什麼需要我幫先生翻翻的嗎？」先生說：「作研究工作決不能由別人代查的，就是別人代爲查出來，還是要自己來校對一遍。」於是指出有關這借來幾種著作的抄寫和影印的錯誤之處。又說：「凡寫文章，一定要查原書。爲了頭一段，我已費了幾天工夫了。」

頭一段裏提到齊召南。先生說：「這個人了不起，是你那邊人？」胡頌平說：「他是台州人。我從前在老家裏翻過他的詩集，好像都是集句而成的。」先生說：「這是當時的風氣。」

四月六日（星期一）

今天先生談起簽名簿的用處，說：「我的簽名簿，並不是叫每位客人都簽名。來的客人都叫他簽名，有點不好意思。有些人來問病，我有時連他的姓名都記不起來，看他簽名之後才知道。譬如前天居浩然夫人和他的孩子來了，我一時就想不起來了。那天正是兒童節，於是我請小朋友先簽字。孩子簽名之後，她的母親再簽居徐萱，我才恍然大悟她是居浩然夫人。徐萱就是徐芳的妹妹。這樣，這本簽名簿也有另外的用處了。」

四月七日（星期二）

高平子介紹一位申請出國發生困難的青年學生邵正元來見，先生勸他說實話：「說實話，包你有力量。你到哈佛去是事實，不能用那些連我都沒有聽見過的大學去申請，——連我也不相信了。社會上大家相信我，就是我不說謊話；也就是說真話，大家才相信我。這件事只要實實在在

的說真話，我可以替你出證明。

四月九日（星期四）

先生背部肉瘤手術之後出去演說，無心中揮動左右臂，以致剛拆線的創口迸裂流血，今天住進病房說：我每天臨睡時，要看自己無睡意，才背杜甫的「秋興」八首，或背「詠懷古跡」五首。「詠懷古跡」五首，四十句；「秋興」八首，六十四句；每次背完時，人也睡着了。昨晚回來時想背杜甫的一首詩，就背不出來了。這是表示腦裏有點 *weak* 了。

先生帶一本英文書進醫院，說：「我故意不多帶，希望這一本書就夠了。」

四月十四日（星期二）

昨天開始看的「基度山恩仇記」四大本，已經看了兩本。今天在看第三本。胡頌平問：這部小說譯筆怎樣？先生說：有些地方有些小錯誤。看小說是最有趣的事，看了就不肯放手的。我看了之後，你們可以拿去看。這本書，我在幾十年前就看過了，現在看來還是一樣的有趣。我覺得閒着可惜，所以有空就看書。從前我在美國時，看見袖珍本的莎士比亞的戲劇，是用聖經紙印的，薄薄的一本只要幾毛錢，我就把沒有看過的莎氏劇本買來，專門在地下電車或上廁所時看的，不過幾個月就看完了。」於是談起歐陽修的「三上」：馬上、枕上、廁上。他的文章多在「三上」構思的。

四月十五日（星期三）

中午王志維在先生身旁時忽然談起昨天蔣夢麟發表的人口與節育問題，今天「聯合報」的社